**有这样一种声音**

**高二11班 胡蓝月**

四川大街小巷，荡漾着这样一种浓厚的乡音：“棒棒儿，棒棒儿。”

那时我两岁多，总是激动地想冲上窗台，伸出头瞧瞧楼下的棒棒儿究竟是什么神圣，当然，外婆每次都机智地抱住了我。她慈祥地抱着我站在窗边，轻柔地拍打着我的屁股，“傻孩子，不能爬窗子，外婆抱你看吧。”我在外婆的怀抱中美美地听着楼下厚重又亲切的叫喊：“棒棒儿，棒棒儿…… ”在这样一种声音中，在这样静谧的时刻，我总是安静地睡着了。

几年后，外婆带着我到深圳看爸爸妈妈，“深圳好大呀，路好宽呀，楼好高呀！”我乐此不疲地对外婆描述这么新鲜的地方。刚开始那几天我怎么都睡不着，妈妈猜测是我为因与父母不熟，爸爸猜我是因为水土不服，外婆说我太激动，其实都不是，我总觉得少了什么。深圳什么都有，有来来往往的车辆，有随叫随停的的士，有贯穿东南西北的公交，可我总觉得少了什么。

是的，是：“棒棒”们的叫喊，人们有各种交通工具，再也不需要这些走在大街小巷的“棒棒”们挑担，再也不需要伸出头向楼下呼唤“等等，那个棒棒。”那“棒棒儿，棒棒儿”的声音让我思念。

外婆拗不过思家的我，只好提前和我回家乡。山路十八弯，旅途劳顿的我们终于下了车。为了节约钱，外婆执意要自己搬大包小包的东西，每一步都似背了泰山般艰难。一个“棒棒”冲过来，用正宗的四川话说“老太太，娃儿还小，你又那么老，我帮你搬嘛”外婆拒绝了。“你哪门那么抠门嘛，这要好多个钱呦。”外婆似乎没有理睬。“老乡，你莫抠嘛。好嘛，好嘛，就收两块钱要不要得，唉呀，不收钱了，你这个老太婆，出了事哪门要得，就这样，我终于仔细地观察了“棒棒”这个神圣。灰色的背心和泛黄的短裤，脚踩黑布鞋，浑身散发着汗臭味。那背心上有汗盐的结晶，一条一条地，却一点儿都不恶心。

“棒棒儿，棒棒儿，有没得人要搬东西？”，棒棒边挑着担边叫喊着，就像以前一样。“那个老乡，你等等，我给这个老太太搬完就来帮你，你莫急。”

终于到家了，“棒棒”汗如雨下，不知每一天，他多少次汗如雨下了，按照约定，他不打算收钱，转头就想走，外婆给他倒了一杯水，

硬要塞给他两块钱，他却摇摇头：“楼下那个老头还等我。”

“棒棒儿，棒棒儿，有没得人要搬东西？”他一边下楼一边不忘叫喊着拉生意。渐渐地远了，远了，消失在巷尾。当然，不久后，又有这样一种声音：“棒棒儿，棒棒儿……”，虽不是同一个人，可是声音却如此相似，那是一种厚重的声音，那样沧桑，那样沙哑，又那样亲切。

徘徊在家乡的大街小巷，有这样一种淳朴老实的声音：“棒棒儿，棒棒儿……”

我甜甜地，睡了。